

群众演唱小丛书

〔曲 艺〕

让 車

張仿佗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群众演唱小丛书

吐 車

(曲 艺)

著 作 者 張 仿 伦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787×1092 耗 1/50 印张：1 3/25 字数：22,000

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8,001—14,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157

定价：(四) 0.08元

群众演唱小丛书

让 车

〔曲 艺〕

張 仿 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选五篇唱詞。《摆 匣 子》通过一只解放前存放革命文件現在存放人民公社工资的匣子的故事，描写了一位老大娘由衷的拥护革命斗争和热爱人民公社；《让車》写新人物积极帮助别人新风格；《新学员》写老汉、老大娘和孙儿三人积极学文化的故事；《造小車》反映农业技术革命的故事；《一只小黑鸡》描写新儿童将他們自己养的小鸡送给一个軍属老奶奶，刻画了新儿童的优秀品质。这些作品，生动的反映了农业大跃进中所涌现的新人新事。

目 次

摆匣子	5
訛車	17
新學員	28
造小車	39
一只小黑鸡	50

摆 匣 子

霞光耀眼归鳥啼，
社員們散工走进食堂里，
欢笑声中吃罢飯，
乐孜孜各自走东西，
老年人走向俱乐部，
青年們夹着书本儿去学习。
張大娘哪儿也沒有去，
一直奔回她家里。
只因为今天已是四月二十八，
她心里惦记着过“五一”。
进家来扫了頂棚又扫地，
擦了桌子擦炕席，
自个儿忙了一大陣，
总算拾掇的差不离。
迎面挂起主席象，
旁边又悬上俩紅旗。

一对鏡子桌上摆，
又摆上茶壺、茶碗、漱口盂；
把一个梳头匣子当中放，
(比划)这么高，这么大，有八寸見方
是黑的，
四角裹着黃銅片儿，
有点儿裂縫儿掉了漆。
剛把东西安排好，
張老汉回家到屋里，
眉开眼笑挺高兴，
坐到炕边把烟吸，
一見屋子拾掇好，
直夸奖干淨又整齐。
两眼一看桌子上，
双眉紧皺直聳鼻，
又把脖子猛一扭，
楞了会儿才言語：
“唉！那匣子摆在正当面儿，
可是实在不相宜。
耻它惹人不高興，
去！去！你快点儿把它拿了去！”

張大娘一听扭过臉兒，
嘆得嘆得几眨眼皮：
“噯，匣子碍你什麼事兒？
在那兒擺着我歡喜。
這是一個心愛物兒，
我擺也擺的有道理：
這匣子傳了好幾輩兒，
到我手裏不容易，
我姥姥使了多少年，
當嫁妝給了她閨女，
以後我娘傳給我，
又拿它當了陪嫁的，
算得上是個紀念品，
我一看到它就歡喜。”
張老漢眉頭又一皺，
又眨了一眨大眼皮：
“嘿！自個兒也不嫌多害臊，
還嫁妝嫁妝的瞎抓理！
你是有箱子是有櫃，
還是有嫁妝首飾嫁妝衣？
干胳膊淨腿兒一張嘴，

再就是这么个破东西。
我一看見它就討厭，
倒把它摆在眼头里！
你別让它膩歪我，
去！去！快点儿、快点儿挪开去！”
張大娘往后退两步，
听着可真不乐意：
“啐！在那时我娘家貧穷是不假，
难道說那会儿你富裕？
你看这匣子不順眼，
我看着就跟宝贝差不离。
我拿它对付过反动派，
算得上一件好武器。
抗战期間送情报，
我来来回回把它提，
革命文件里边放，
还装书信和标語，
遇上敌人来盘問，
我就說是走亲戚，
給閨女去把东西送，
是梳头用的小家具，

他們頂多看两眼，
心里一点儿不怀疑。
交通員工作做的好，
一次一次得胜利。
你別看这东西小，
它跟革命有关系，
把它摆到桌子上，
这得算是光荣的。
說实話，你要是真心感謝它有功，
見它心里該欢喜。”
張老汉赶紧張了嘴儿，
又伸着脖子一聳鼻：
“什么？心里該欢喜？
唉！要說你革命工作做的好，
当然算你有成績。
你要說这个匣子功劳大，
是强拉硬拽找道理。
呸！这玩艺儿我越看它越有气，
早應該一頓斧子劈，
唉！你思一思来想一想，
它够多么不吉利：

那一年給財主王家把活干，
上工是正月二十一，
起早摸黑到年底，
領了他工錢八塊七，
你把錢就收在這個匣子內，
心里还是挺歡喜，
樂的是不虧捐來不欠稅，
當年的地租早繳齊。
本打算買點酒菜把年過，
再給孩子縫件衣。
嘿！剛剛痛快了一小會兒，
沒到晚上就着了急。
王財主上門來討租，
刻不容緩把人逼，
想不到種的他那二畝地，
竟改了那繳租的新規矩，
好說歹說不頂用，
不拿出錢來硬不依。
你拿錢打開匣子蓋兒，
眼淚搭搭往下滴……
這回事至死不會忘，

紧紧的扣在我心里。
还有那抵押房契和当票儿，
都曾經裝在匣子里，
当了衣裳贖不起，
大人挨冻孩子啼，
想想那字据倒抽气，
白紙黑字儿把人逼。
一次一次遭难事，
全都要冲着匣子把头低，
流过多少伤心泪，
心里受过多少屈！
不見这匣子还犹可，
一見它勾起心事我着急。
唉！你別託它来扫兴，
去！去！快把它扔到一边儿去！”
張大娘瞪了他一眼，
一甩胳膊把話提：
“呸！千年的廢話总不忘，
嘮叨起来沒結局，
就是显你受过罪，
难道說別人沒有受过屈？

你不喜爱它我喜爱，
在那儿摆着我乐意。”
張老汉自来有股牛犟劲儿，
天生的一种倔脾气，
凑近桌子一伸手，
把匣子抄在他手里，
張大娘急忙过去抢，
一使劲儿，把个匣子摔在地，
撒了一地人民币，
張大娘手忙脚乱着了急：
“好！你这回給我惹了事，
再也沒法儿找头緒。
人民公社一实现，
匣子又当了装錢的，
孩子們都把工資領，
拿回家就託我管理，
我把錢放在匣子內，
分的又清又整齐：
上一叠儿是他大嫂的工資款，
下一叠儿是他二嫂的，
閨女也有十几块，

她那叠儿票子是紅的。
哪个要是把錢用，
我不会給她差分厘。
嘿！把个匣子扣了个儿，
这还怎么找头緒！
这回要是有了錯儿，
我就找你个老东西！”
張老汉，这会儿也沒了那擰勁儿，
手捧着匣子笑眼儿眯：
“喔哈哈！这匣子原来是錢柜，
你当了現金老會計，
有話你要早点儿講，
怎么会出这問題。
哎！你来仔細想一想，
我也帮你来算計，
他大嫂，每月的工資怎么領？
他二嫂，領的工資按几級？
找到这个总錢数，
要想分清也容易。”
張大娘冲他一咧嘴，
看样儿还是挺着急：

“你說的倒是怪不錯，
這里邊手續複雜有問題。
這一個要錢去把花布買，
那一個要錢買筆去學習，
這個要了那個要，
誰還記的多詳細，
反正是每人一疊人民幣，
我光管拿不管細算計，
要問誰准有多少錢，
我是一点儿不記的！
得啦！你有能耐交給你，
我沒辦法再分理！”
這步棋，就算將住了張老漢，
眯縫着倆眼沒吭氣。
猛听得房門兒一聲響，
抬頭一看是閨女。
“噯！好，好，這事儿必須你來辦，
你比別人要熟悉。”
張老漢說罷前后話，
張大娘又仔仔細細問閨女，
母女倆把賬算計好，

整整齐齐装进匣子里。

張老汉这会儿可是真高兴，

小胡子一撇直欢喜，

找了張紅紙提起笔，

写了个“福”字儿拿过去，

正正的貼在匣子上，

端詳了半天才言語：

“嗨，这回嘛，再把它摆到桌子正中

間儿，

看着还算差不离。”

他又問老伴看着好不好，

老太太应声答話挺流利：

“好！好！太好啦！”

“嘿嘿！好么好，美中不足有缺点，

我要把意見提一提：

有現款你在家中放，

为什么不到銀行去儲蓄？

这事情應該赶快办，

公私双方有利益。”

老太太瞪了他一眼，

楞了楞才又把話儿提：